



流逝的记忆

每粒石子都来自岁月之河 / 有的皴裂 / 有的光滑 / 有的被浇筑进马路，
有的被砌进大厦 / 还有的已碎成大漠之上的 / 粒粒黄沙
他们都深深地怀念那 / 当年曾挤在一起的 / 那块山崖

杜良怀 姚荣国 肖伯男 等 编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流逝的记忆

每粒石子都来自岁月之河 / 有的皴裂 / 有的光滑 / 有的被浇灌进马路，
有的被砌进大厦 / 还有的已碎成大漠之上的 / 粒粒黄沙
他们都深深地怀念那 / 当年曾挤在一起的 / 那块山崖

杜良怀 姚荣国 ★ 肖伯男 等 编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逝的记忆/杜良怀等编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9
(记忆之歌)

ISBN 978-7-307-13438-6

I. 流… II. 杜… III.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4112号

责任编辑:张福臣 责任校对:鄢春梅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市金皇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7.25 字数:472千字

版次: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3438-6 定价:35.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编 委 会

主 任 张福臣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 贤 叶 辛 白 描 刘小萌

刘晓航 陆天明 张承志 张福臣

肖复兴 岳建一 胡发云 姜汉芸

晓 剑 郭小东 高红十 董宏猷

谢春池

总 序

叶 辛

40 多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波澜壮阔”四个字，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广播里这么说，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一说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讲起当年的话语，忆起当年的情形，唱起当年的歌，仍然会气氛热烈，情绪激烈，有说不完的话。

说“波澜壮阔”，还因为就是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唤之下，1600 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草原、渔村、山乡、海岛，在大山深处，在戈壁荒原，在兵团、北大荒和西双版纳，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讲完这一段话，我还要作一番解释。首先，我们习惯上讲，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 1700 万，我为什么用了 1600 万这个数字。其实，1700 万这个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应该没有错。但是这个统计，是从 1955 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从 1955 年到 1966 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有 100 多万知青下乡，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

青先行者，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宣传开去。而发展到“文革”期间，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间，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过夜”。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在随后的10年时间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而在此之前，知识青年下乡去，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我最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乡上山》。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才逐渐规范成“上山下乡”的统一说法。

我还要说明的是，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比较准确。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回乡知青，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城镇、公社的中学读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读到初中毕业，照样可以考高中；他们读到高中毕业，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不会因为他们的毕业于区级中学、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绩好，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但是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大形势之下，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边去，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通，只要对他们说，大学停办了，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也像你们

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自食其力。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里。他们的名字叫“回乡知青”，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迁出城市户口，注销粮油关系，而学校、政府、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中去。离开城市去往乡村，要坐火车，要坐长途公共汽车，要坐轮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双版纳，路途相当遥远，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寨子里去的知青，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做出计划和安排，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还是有其依据的。

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

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也是知青呀！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于是乎，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说是 2000 万，有的说是 2400 万，也有说 3000 万的。

看看，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具体政策，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诸如兵团知青、国营农场知青、插队知青、病退、顶替、老三届、工农兵大学生，等等等等，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凭啥你们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老三届”？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他们

不是比你们更老吗？喂，你们怎么那样笨，让你们下乡，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还非要争着去，那是你们活该……

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一时间都无从答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黄土地之歌”、“红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理清脉络；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

对于知青来说，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从那一时期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知青。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

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转眼间，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遗憾也好，感慨也罢，青春无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罢，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40多年里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风雨如磐见真情，
岁月蹉跎志犹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虽谈不上“感天动地”，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事是史之体，人是史之魂。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可遗忘，不可断裂，亟求正确定位，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给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

是为序。

序

当年曾挤在一起的那块山崖

杜良怀

“每粒石子都来自岁月之河，
有的皴裂，有的光滑；
有的被浇注进马路；
有的被砌进大厦。
还有的
已碎成大漠之上的——
粒粒黄沙。
他们
深深地怀念着
当年曾挤在一起的，
那块山崖。”

这是我的校友、老知青王焰涛的一首短诗，而这本《流逝的记忆》，正是一粒粒石子对当年曾挤在一起的那块山崖的怀念。

《流逝的记忆》是老知青写“知青生活”的文集，它力图通过一个个无法消除的真实记忆解答一个疑惑：为什么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流逝中以各种方式表现出

的“知青情结”却能一直延续而不消失？

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使“知青”和与之关联的“知青生活”成为了极其独特的历史概念，以至于让我们的后代不能理解，甚至无法想象，但那却是个真实存在过的年代，真实存在过的一代人和他们真实经历过的生活。而将一个个真实的记忆留给自己，留给后代，留给历史则是这一代人的集体责任。

于是有了这本《流逝的记忆》。

书中《毒鸡风波》的作者李肇文认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如何评价，许多专家学者见仁见智，随着更多的史料不断披露，对这场运动的起因、过程、实质会有更热烈的讨论，但理论研究和评价与我们这些当年的知青的心理感受却是不同的两个侧面，那段成长的苦涩记忆，对于每一个知青都会有与历史学家们不同的酸楚和考量。”这恰好点明了这本书组稿和编辑的主旨。

《流逝的记忆》不担负也担负不了评价这场运动的重任，因此没有收录评论性文章，书中的作品全部是亲身经历过的、真实的生活和真实感受的记录，或全景，或片段，甚至只是一个小故事，它们多元化、多层面、多视角地构成了一个真实的“生活”，读者从中可以看到不同的认识和感悟，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歌德在《浮士德》中说过：“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作为一个老知青和这本书的发起、编辑者之一，我读完了收进本书和因各种原因未能收入书中的全部作品，最大的感受是作品所表现出的内涵并不能简单地用现有的某一种理论去归纳，更不能仅用某一种观点或看法去评判那个年代和那个年代中出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简单地说，任何“一个声音”都会失之偏颇。

虽同称为知青，同处于中国农村的大环境中，却因时因地因人的不同，所经历的生活和遭遇有着很大的差异，每个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去感悟、反思当年那段无法忘却的生活，有不同的认识毫不奇怪，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不同的声音”包含了似乎互不相容却又不可分割的矛盾评价：可以说那是个荒诞冷酷的年代，但同样也可以

说那是个理想飞扬的年代；可以说那场运动是劳民伤财的人口大迁徙，但同样可以说那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城乡文化交流；可以说上山下乡耽误了一代人，但同样可以说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砺出了一代人。

书中的作品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王在平和柳英发是武汉同一所名校中的同届同学，下乡前同为该校“文革”学生组织的主要领导者，为本书所写的文章里又都讲述了他们自愿下乡的相同缘由，就是要亲身实践当时提倡的学生既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的“五七道路”。“五七道路”源出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且和毛泽东“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固有思想一脉相承。他们一同下乡，在农村整整务农了8年，一个“顶职”，一个“病转”才得以回城。在文章中两人的认识可谓截然不同，前者认为是场荒诞的“梦”，后者无怨无悔，感叹“壮志未酬”。

书中《始终不愿记起，却总无法忘记》的作者彭红霞是低我6届的校友，这届初中毕业生有40%可以继续留城读高中，她适合进高中却被强制下乡，她开始适应农村生活时又被强行派往水利工地，高强度的体力活压垮了身体，一场重病几乎摧毁了她和她的父母，她写道，上山下乡“就像是在健康的肌体上被强制性地注射了一种毒素，引起了身体的红肿、发炎以至于溃疡。现在，这个伤口结痂了，留给自己的是一个刻在心口永久的伤疤和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同样是我的校友，李金山却有完全不同的见解，他下乡时仅16岁，先随同学插队，后迫于父母的压力转回老家务农，在两个不同地区的农村里，他都努力去和农民相结合，而且结合得很好，连当地驻军的“徐团长”也成了他的“良师益友”。这是一个“在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的实例，他在《青涩的岁月》中说：“这段青涩的岁月，刻骨铭心，是我人生的宝贵财富，奠定了我事业成功的基石。”

概括而言，欧阳光《走向春天》、冯森《拽车庙》、彭汉良《穿越厄运之门》、杨飞霞《梦的记忆》、杨家鸣《我的蹉跎岁月》等是悲惨和灾难的写照，王永宏《广阔天地里的两年牢》更是对黑暗的悲愤控诉。

而陶火清《一样路程两样情》、孙奇忠《进疆的第一个冬天》、金莉莉《我们曾经那样年轻——小记我短暂的知青岁月》、李武元《笔架山下》、张军《我的知青生涯》等展现出接触、了解和体验中国农村、农民、农业劳动的必要及与农民之间产生的真挚情感，这些作者认为知青生活锻炼了他们。不可否认，因出身问题，很多知青当年遭受到歧视性对待，甚至压迫，《山里的日子》的作者陈泽，父亲因所谓历史问题被隔离审查了7年，母亲因“申冤”在“文革”中被扣上“为特务丈夫翻案”的罪名，她“和弟妹就被划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行列”，母亲下放到乡镇中学任教，她在那儿读书，下乡，她写道：“在穷苦的农村、在辛苦的劳动中度过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但回想起来我毫无怨言，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的生活使我们磨练出勤劳、坚强、乐观、豁达的品格，这些品格成为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她说：“无论如何，山里的那些人、那些事，永远都会存放在我的心头。无论那些人在天上还是在人间，我都要衷心地向他们道一声：谢谢！”

即使是同一个作者，在以不同的角度描写知青生活时，流露出的情感倾向也是复杂的。马伟的《天主的女儿》写了一个和一群惨烈的殉道者，不仅为自己，为家庭，同时在为这个国家、民族殉难。纯粹因为出版篇幅所限，他的另一篇作品《小拐，那个远在天边的地方》没有编入书中，在他的这篇作品中他深情地说至今眷恋的还是那片远在天边的土地，心中隐隐作痛的，还是那些黯淡无光而又回味无穷的岁月。他把鼓舞过每个支边青年的《边疆处处赛江南》称为军垦战歌，他写道：“这支歌属于那个时代，属于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我们这一代人。虽然现在有些人说我们当初太傻，但是我却至今不悔，不仅不悔，还暗自庆幸曾经有过这样一段难忘的岁月，让我学会了珍惜，学会了满足，也学会了常怀感激之情。”

秋丽，知青生涯中遍体鳞伤，她的《我的花儿般的姐妹呵》写了20个女知青为保护兵团猪场里的猪而被洪水吞没的死亡悲剧，最近她写给《小方》作者真水的信中认为：“决定了知青整体命运的最终结局

是悲剧，且那悲剧的结果确实影响了一代人一辈子。但我认为即便如此，评价知青生活，即使揭示真相，也不应因此忽略了一代人，无论你有什么出身，无论你经历过什么，却能为信仰、理想而奋不顾身的高尚情操，这样的情操因在今天往后再也看不到而弥足珍贵。”

本书中更多的作品则完全不能用简单的概念化的主题词来概括。如丽珠的《苍天作证》，我感觉到的最大特色是把当年知青的苦难生活、特有的自然景物和社会背景揉碎，粘成一个个片断式的镜像，以升华和凝固她记忆中最强烈的感受。“绝望——太像希望”，惨痛中的凄美使人震撼！

在写实中又极富文学色彩的还有戚伏生的《麦青、麦黄、那时斜阳》、朱德元的《我家在农村》、覃兄的《黄梅纪事》、张纯模的《乡情三题》等，这些作品风格各异却有共同的特点，笔下的人物、事件都被浓郁的时代氛围烘托，那个年代中城市和乡村，尤其是城市里的世俗民风现今大多消失得了无痕迹，但在他们的文章中得以重现。像那幅《清明上河图》一样，这些作品留给后人的价值远超对某一具体事物的评价。

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没有能被还健在的老知青一致认可的结论性评价，起码现在如此。而有一点是无疑的，关于知青运动的是非得失，肯定还是否定，赞美还是诅咒，对老知青来说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曾经发生并影响了我们一生，或者说，在我们一生中留下无法抹去的烙印。

知青运动是前面提到的当年“五七道路”在青年学生中最大规模的实践。如今，当年的一代知青正在老去。多少年后“现存的最后一个知青去世”也可能成为一条新闻出现在媒体上。最后一颗沙粒没有了，当年曾挤在一起的那块山崖也已经风化得无影无踪，那

时，在知青绝迹后的中国，会不会重现类似的“五七道路”呢？我们不能预料。

如今，我们只是记录下被称为知青的这代人的真实记忆。

2014 年 2 月

序

难忘，并非因为美好

愚 乐

1

我 1968 年底下乡，1975 年中返城，在农村待了八个年头。

我不是被迫下乡的。如果我愿意，我或许可以争取到政策照顾，留在城里。因为我腿有残疾。但是，我没有去争取。我不仅没去争取照顾，还狂热鼓吹“上山下乡运动”，并积极投身其中。

我发挥了“榜样的力量”，影响了许多人。

我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执著地，或者说痴迷地坚守了多年，期间，还几度推却了返城的机会。

但最后，我还是回城了，带着从心灵到身体的累累伤痕回来了。

2

作为一名“资深知青”，农村生活的七八年令我难忘。难忘，并非因为它美好，而是因它是我青春的终结。

我告别农村的时候已经 28 岁了。我告别了农村，

也告别了我的青春岁月。在那些岁月里，我曾壮怀激烈，充满献身热情。在“四个伟大”的光辉照耀下，我失去了，或者说，放弃了自我，完全不去考虑，我该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想做什么。那种热血沸腾的豪情，那种义无反顾的气概，那种百折不挠的意志，即使是迷狂的，看起来也是美丽动人的。它为我的青春涂抹了一道亮丽色彩，既感动了别人，也感动了自己。

3

然而，迷狂终归会过去，理性终归会复苏。这是万幸，是老天爷对我的眷顾。

摇滚歌手崔健唱道：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
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我没
地儿住……（《一块红布》）

当我从迷乱的梦境中走出，解下“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的红布时，我看到的是什么呢？

是蒙眼“幸福”的虚假；

是革命辞藻泡沫下的一地鸡毛、一片狼藉；

是满眼残梦的废墟！

另外，就是歌中所唱的：“……我没地儿住……”

我，以及我们知青（据说有近1700万人），在最宝贵的青春岁月里被抛离正常的人生轨道，蹉跎数年后成了“失落的一代”（参看[法]潘鸣啸著《失落的一代》）！我们不得不回到开始脱轨的那一点，让一切从头再来：上学，找工作，成家，育儿……

但是，不管我们费多大力气，想去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耽误的还是耽误了，失落的也还是失落了！

从头再来的一切，在时间轴和空间轴上都已经“没地儿住”

了……

知青“上山下乡”，这场史无前例的城镇人口大迁徙，褪去它宏大话语的神圣外衣后，它给成千上万知青和他们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带来了灾难！

4

当然，灾难中也能显现人性之美，就像黑夜里也会有黑夜遮不住的光一样——

亲情、友情、爱仍会在知青与农民，知青与知青间流淌；
勇敢、顽强的意志会在严酷的环境中大放异彩；
求知、探索与创造的动力不会因条件差而枯竭；
热爱生活、热爱美会让单调沉闷的日子里仍有歌声、笑声和舞姿……

但是，黑夜里的光再亮，它也没有将黑夜变成白昼。只是因为它在黑夜，所以更让人温暖、更让人珍惜、更让人难以忘怀，以至于常常情不自禁地重温它，赞美它，讴歌它。

这样的赞美和讴歌不应当是献给黑夜的，而且，也不应与谄媚黑夜，魅惑人心的鬼蜮音符混淆纠缠，弄得黑白不分，美丑难辨。

5

知青，这个唯中华人民共和国独有的人群，其成员如今多已年过花甲，甚至年近古稀了。“知青”的称呼也只是历史留给这个人群的符号了，它的字面意义已与这个群体的现状无关。但是“知青”、“知青运动”的话题依然总能撩拨老年知青们的心。这一点，这次如梦轩^①在编撰《流逝的记忆》过程中来稿踊跃的情况就能证明。不仅使大是大非没理论明白，就是个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也被郁结多年。揣着一本糊涂账，掂着一段未了情，就这样走到人生尽头，难

① 如梦轩：武汉市以老三届知青为主体的民间活动沙龙。